

讀書偶筆

婺源賜硯堂



同治丙寅
仲秋開雘

序

夫天下所貴於儒者，謂其能博
通經史，淹貫古今，可生言，即可
執行也。乃世之學者，粗知章句，
即專習帖括，為獲取計，往往求
少觀，漫忘古人格致之旨，或

名成而年已長，雖欲學無及已。
發源為崇陽關，聖宏覽博物，代
不乏人。董柳江前輩生長世
家，自少時即沈酣古籍，洞達數
千百，垂上下，得先之故，多有心，得
執手錄之，不以世慮紛其心，既

其兄小槎先生先後八翰林未二
年適卒遺書七種公未通籍
時所著也台文孫耕石大令
筮仕章江生台讀書偶心筆二
十卷以付梓人索亦弁言承
受而讀之自羅稽于文以至於興

二

人物國典民風悉考博稽必折
衷於至當而後已實事求是
書者為向文先生迴翔蘭石
多歷歲年得飽窺

中祕之藏窮溯原李且時與
小槎先生素奇折於駢馳而翼

駉子特是為一時善化之選將年
至學而措諸事業必至有卓
然可傳者乃天不假年竟致
惊才早逝不令惜哉雖然新
安自遭賊寇罹書之家毀燬幾
盡而先生手著獨完好如故得

三

此竊經稽古之善心有不字泯
沒於世者乎不然胡厖強兵發
亮羞自隱為之呵諷者及以
信今而傳後也又予禁為先
生幸矣時

同治四年冬十月鄉後學何廷誦

謹書於西江學署



讀書偶筆總目

浙安董桂新柳江

卷一

周易

卷二

尙書

卷三

尙書

卷四

毛詩

卷五

讀書偶筆
目錄

春秋

左傳

卷六

左傳

國語

卷七

公羊

穀梁

卷八

周禮

卷九

儀禮

卷十

禮記

卷十一

禮記

卷十二

論語

卷十三

論語

孝經

卷十四

讀書偶筆

目錄

孟子

卷十五

孟子

爾雅

卷十六

諸子

攷史

卷十七

攷史

卷十八

攷史

卷十九

雜錄

卷二十

雜錄

未刻書目

讀書續筆三筆各六卷

毛詩多識錄十六卷

爾雅古注合存二十卷

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一卷

易圖駁議一卷

埤雅物異記言八卷

讀書偶筆

目錄

先君少孤力學年二十卽專志治經下帷攻苦博覽羣書八
九年間成書七種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充
詞林典故館協修甲子十一月以疾卒於官生平言行先伯
具載行實及通志府縣志彥成生甫一齡而孤賴母守節以
養以教俾至於成人由庠食餼奈屢困棘闈終老冷官未克
繼承先志每讀遺書寸心滋感傷手澤之僅存值寇氛之不
靖懼遭散佚命子錫圭帶往江右茲承同寅助資請命付梓
因思先君遺書多爲考据治經之學惟此讀書偶筆續筆
三筆則於叅稽經籍子史中間有關吏治民風者故先令付
梓以呈當世立言行政之君子俾就正焉

同治丙寅秋月男彥成謹識

讀書偶筆

孫男錫圭校字

讀書偶筆卷之一

余性不耐閒頗好觀書凡經史諸子百家偶有所得輒因而筆之蓋四五年於茲矣暇日略爲編次成二十卷名曰讀書偶筆志實也時嘉慶丁巳中春四日新安董桂新

周易

隋志載歸藏易十三卷薛貞注唐藝文志載連山易十卷司馬膺注胡應麟謂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隋牛宏購得寓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元成等修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焯傳隋文搜訪圖籍焯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焯作或有然者蓋焯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

讀書偶筆卷之一

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爾七畧無歸藏晉中經篇始有此書隋志因之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僞矣朱竹垞曰酈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有崇伯蘇伏於羽山之野是元魏時尚有其書若司馬膺所注度卽劉焯僞本爾歸藏隋時尚存至宋猶有初經齊母本著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辭皆古奧而孔氏正義謂歸藏僞妄之書亦未盡然若三墳書以歸藏易爲氣墳其爻卦大象較傳注所引大不倫矣愚按連山歸藏古有其書但其亡已久故漢志不載顧亭林謂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耳尤西堂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序卦畧殊卦名未嘗異此說是也夫曰艮曰坤則夏商與周同本於伏羲之八卦連山

歸藏周易名雖殊而實則一也周官謂之三易不亦宜乎

桓譚新論

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王應麟謂未詳所據

畫卦與圖書之合吾鄉江慎齋羣經補義言之最詳而漢書五行志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以今考之圖之中五與十為太極書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圖之奇數二十偶數二十為兩儀書之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圖以一二三四統六七八九為四象書之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圖折四方之合為乾坤坎離補四偶之空為兌震巽艮為八卦書以四方之正為乾坤坎離四偶之偏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况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又九疇之子目也且以圖而虛十即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積五與十即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為河圖之數矣故先儒謂洛書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也

讀書偶筆 卷之一

二

左傳八索應即指八卦言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社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入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兑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經解云潔靜精微易教也而後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互體不足

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此術數之學所由興也潔靜精微之教顧如是乎大抵因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等語後來術數諸家遂皆託之於易不有程朱二傳曷由救其失哉

唐時有蘇州司戶郭京撰周易舉正三卷徧問坊友未得其書今

據洪氏隨筆所載二十餘則中亦間有可採者如坤初六象曰

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

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

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

釋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

有攸往此與家語孔子筮得賁以爲不吉意合今本不字誤作小剛柔交錯天文

讀書偶筆卷之一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困初六象曰入于

幽谷不明也今本谷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

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而大亨二字震彖

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今本脫不喪匕鬯四字漸象曰

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

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豕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

除二字却與乘木舟虛韻不叶似稍泥小過彖彖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

字多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此亦與上下注陽已止兩象韻不叶

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

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亨下小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

誤作雜已上十餘條雖不無牽強處然儘有意味京嘗自謂得

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其所撰三卷程子朱子亦
間取之或據先儒傳說議其多妄似可不必郭氏於易注校正
頗精乾隆四年刊
本考證
多引之

朱子本義精簡了當漢唐諸儒所不及而吾鄉繼起爲朱子功臣
者在宋則胡雲峯炳文字
仲虎本朝則汪雙池名炬一名
被字燦人兩人爲最
著雲峯作本義通釋十卷已成不刊之書而雙池周易詮義十
四卷至今未得板行良可惜也

坤六二直方大鄭注釋直方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
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朱子本義云柔
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無疆坤之大也直
方大三字並釋熊氏經說云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
讀書偶筆 卷之一

四

章括囊黃裳元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愚按
祇象傳不釋大耳文言未嘗不釋也敬義立而德不孤本義云
不孤言大也又引程傳云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
德不孤也此說極是不然德不孤三字反覺無謂且爻辭直方
下有大字文言亦有大字衍其一能衍其二乎當以本義爲正
但直方二字宜作一句讀大字又作一句讀耳觀文言敬義立
而德不孤下一而字可見朱子謂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是
也

屯初九磐桓磐當作盤釋文本亦作盤與漸六二鴻漸于磐異磐

自是大石

漢書郊祀志引鴻漸于般孟康云般水涯堆也非是
初六于水涯此不當復言水涯廣韻集韻韻會正
韻等書並云磐大古字盤磐皆作般故誤耳
仲秋下旬碑作般桓般與般同

石也今從本義

卽鹿無虞孔疏云卽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已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無虞官卽虛入林木之中必不得鹿是鹿字作如字解而三肅云鹿當作麓郭公亦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江慎齋引左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謂古字本通詩早麓釋文云本亦作麓是也蓋爻象生於卦體虞仲翔以互卦爲解謂艮爲山山足稱麓遂爲不易之論互體之說雖十翼所無然左傳莊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然則互卦之由來遠矣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僕偏之善於說經

師貞丈人吉鄭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本義亦云丈人長老之稱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愚謂此却與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意合然六五爲用師之主而有長子弟子之稱安必丈人之不爲長老乎古注終不可廢

讀書偶筆

卷之一

五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朱子本義云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語類又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心思他旣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更勿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此義方思

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汪雙池易經詮義云按賞之以金帛祿位不可使之有國而爲政程傳蓋亦云然然有功不封何以服人羣坐沙中耦語不可弭也故此爻之義當以語類之說爲定後儒又終疑小人賞以爵土恐其播惡於衆胡雲峯林次崖皆云小人勿用當謹於其始曰丈人曰長子用以行師者得其人則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於用小人矣此意固甚善然如此則此爻小人勿用句不當接在開國承家之下且師中旣無小人則此戒亦可不設矣抑思卦所稱丈人長子者只是擇主帥一人耳弟子不可使與尸只言不可分主帥之權耳至於偏裨以下則惟主帥之所節制使僉使詐因其才而馭之乃有以共成厥功故程傳曰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安得以謹始一言概之歟惟是恐其播惡於衆則聖王自別有以處之如孟子所云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非一道胡氏林氏固未之思也若乃大功旣成之後則矢文德以治四國用小人自不可以不戒周頌云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斯所爲久安長治之深慮也此說極融洽分明

比九五王用三驅疏云三驅之禮禘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也禽唯有背己向己趨已故左右及于後皆有驅之朱子本義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爲用三驅而漢書五行志田狩有三驅之制顏師古注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揚雄傳注同與疏義不同蓋用馬氏說愚按巽六四云田

獲三品注謂三品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克君之庖三驅
與三品不同豈可以三品爲三驅耶

履上九視履考祥丙子學易編云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晁氏曰荀

作詳審也文意尤順惠定宇九經古義云古祥字皆作詳石經尚書及左傳公羊猶然愚謂考

祥二字與視履終嫌隔礙不若古本作考詳於視字有關會也

書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亦與下文其審克之意合

春秋外傳董因爲晉文公筮得泰之八章昭注遇泰無動爻筮爲

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而蕭山

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全謝山以爲泰

之剝江慎齋又以爲泰之坤以左襄九年傳穆姜筮得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例之則諸說皆非說者謂穆姜之筮史有所

讀書偶筆卷之一

七

江慎齋云三爻變者當占本卦變卦象辭晉文公筮得貞屯悔

豫皆八司空季子占之皆曰利建侯是也若四爻五爻變則當

占變卦不動之爻艮之隨宜占隨六二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

正與穆姜通橋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不敢以此占但依違其說

曰隨其出也姜亦自知係小子之云爲已占也自慙慙若有難

言者姑就史之說以隨象占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此說似

是但其以泰之八爲內三陽爻變外三陰爻不變正難確信其必然耳杜元凱以筮得八爲連山

歸藏易顧亭林駁之然顧氏謂古人七八九六並占則諸書所

稱何以多筮得八竟無一筮得七者恐亦臆說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
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苟爽對策引帝乙歸妹
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而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徵子啟
帝乙之元子也二說不同愚按殷本紀湯名天乙其後有祖乙

小乙武乙未有專號乙者唯紂父稱帝乙當以左傳爲據子夏傳本張弧僞作而京房易傳與荀爽之解易又多傳會不足信也虞翻亦云帝乙紂父與左傳合唐張燕公鄜國公主銘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蓋用京房之說未足以證經觀書酒誥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多士云自成湯至於帝乙分別言之則諸經所稱帝乙非湯明矣

宋祖帝乙亦指紂父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劉歆云牯之言角許氏說文引易云僮牛之告告者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也从口从牛鄭本作牯云施梏於前足愚按牯姑沃切音牯說文牛馬牢也劉歆直訓牯爲角固非然從鄭本作梏梏解則梏無施於牛足者且非牯字本訓改字以釋經吾知其難也程傳云牛之性舐觸以角故牯以

讀書偶筆

卷之一

八

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牯使舐觸之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况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朱子本義亦云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故其象如此字則尚仍乎古本義則兼取乎說文當已

本義解大過九二爻云陽過之始而比初陰九五爻云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胡雲峯解九二爻辭云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而虞仲翔易解引易說云凡卦皆二應五初應上唯大過之象無所不過故二過應上五過取初兌少女稱女妻巽長女稱老婦愚按此說與漢魏以來及宋元諸儒之說不合然於老婦女妻及象傳過以相與雜卦傳大過顛也之義却有發明聖

人觀象繫辭理當如此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荀九家說卦於離有爲牝牛而虞仲翔云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惠定宇曰左傳卜楚邱曰純離爲牛離一陰居二陽之中中美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畜之者育其類也與九家合虞氏失之愚謂此卽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說文引作其牛犛云一角仰也从角劫聲然爾雅云角一俯一仰犛則非犛矣鄭又作犛云牛角皆踊曰犛然爾雅云皆踊犛則又非犛矣子夏作犛荀爽作犛虞仲翔從說文作犛張有復古編亦云犛从角犛省別作犛非或又以爲當作犛从牛諸說不一然朱子從王弼作犛必有所見弼謂讀書偶逢卷之一
其牛犛者滯隔所在不獲進本義推言之云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犛細玩此解亦自有意味也

讀書偶逢

卷之一

九

其人天且劓程傳云天髡首也胡氏瑗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

天作而而作而後人傳寫誤也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愚按古無解

天字爲髡首者當是而字形字从此說文形罪不至髡也唐天

字樣兩而
字亦相似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陸德明釋文云下弧字本亦作壺諸家

皆作壺今作弧者聲之誤也愚按張弧者拒之如外寇設壺者

禮之若內賓於匪寇婚媾之義似有合也然本義從如字解不

分兩層先後二字更覺親切

夫九五莧陸夫夫今本莧字从艸从見音閉辨反朱子本義謂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語類又云莧陸是兩物陸一名商陸亦感陰氣多者而項安世玩辭莧作莧云莧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王應麟曰案說文莧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苜聲讀若九寬字从此徐鍇案本草注莧羊似麀羊角有文俗作獮愚按卦體上兌有羊象焉故四爻云牽羊悔亡此莧作莧說是

虞翻注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

之莧非是莧今論語作莞依唐石經

革已日乃孚王輔嗣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是已字作已往已然解也先儒多從之朱子本義亦用其說唯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愚按周易所稱如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以天干取義此言己日當亦是日干爲己也朱說良是蓋戊己爲十干之中過中而將變則爲庚焉庚更也故六二爻云己日乃革之也從朱氏說讀爲戊己之己實爲近理

讀書偶筆

卷之一

十

漸九三婦孕不育荀爽本作婦乘不育蓋古字孕讀如繩周禮雍氏秋繩而芟之釋文云繩音孕然則孕有繩音與乘音相似故此卦九五爻云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字雖作孕音實如乘故荀本誤也

上九鴻漸于陸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其說出於昆

陵從事范諤昌

宋藝文志諤昌有證墜簡一卷

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愚按爾

雅九達謂之達郭注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邢昺引周南施于甲達毛傳云九達之道是也又左傳隱十一年及大達桓十四

年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及達南宣十二年至於達路杜預皆以爲道並九軌未有解爲雲路者顧亭林謂儀不得與達叶韻仍當作陸爲是江慎齋亦謂達與儀非古音韻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曰陵則上九宜爲阿又引善善者莪詩以證阿儀之相叶古字儀與俄通而音亦相同故黃帝立占天官命常儀占月而後人誤以爲常娥淮南子云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是也其說良是蓋陸與阿字俱从自說又阜或因漉漫而譌而先儒以陸與達字俱从去故云當作本字

達又以九五爲陵上九不當爲達故解爲雲路不知皆誤也

今坊本

豐上六闕其戶闕其无人惠定宇云說文無闕字

今按說文有此

字云靜也定宇以爲後人妄增恐非惟夏部云闕低目視也从夏門聲宏農湖縣

有闕鄉漢書戾太子傳云湖闕鄉孟康曰闕古闕字从門中夏

尚書偶筆 卷之一

十一

建安中正作闕

闕聞義異改作闕者蓋音誤也

夏音許密反闕從夏門聲門與

聞通今俗猶作聞音也

闕廣韻韻會並無分切音文

闕當作闕與闕義合愚

按說文徐注引易窺其戶闕其无人謂窺小視也臭大張目也

言始小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人也義當只用臭字惠氏說雖

不從說文作闕而訓闕字意亦本此但低目視與張目視異耳

然以徐義爲長今易本作闕諸家無作闕者且低目視亦費解

惠說恐非說文訓闕爲靜蓋因漢儒說易者而云然

玉篇亦云靜無人也

以上文窺其戶下文三歲不覲觀之此闕字當亦是張目視視

而不見其人故象傳云自藏也大張目於闕闕故字从門从臭

音苦臭切作闕不煩改字讀者文從說文義取徐注可也

渙六四匪夷所思荀氏易作匪弟所思蓋筆文弟與夷相似而誤

耳明夷六二夷于左股鄰本夷思爾字協若作弟字便不協矣

謝觀察解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以燕與虞爲飛走之屬蓋因

此卦有豚魚有鶴有翰音乃附會而爲此祝也全謝山駁之當

已詳見經史問答謝山名祖望字紹衣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朱子謂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而顧亭林引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愚按如此說則當云山在天中矣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處其中天包地外然則山下有天故曰天在山中猶下也故畫卦从山下天

咸上六象曰滕口說也滕鄭虞皆作媵云送也本義云滕騰通用讀書偶筆卷之一

媵本古文騰字則媵亦與騰通愚按爾雅釋詁云滕虛也郭璞注未詳疑卽爲

此釋六經滕字惟此可訓虛蓋謂以虛辭相感耳爾雅釋六經者也則滕不改字訓之爲虛似亦可通

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仁古本作人釋文云桓元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朱子本義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汪雙池易經詮義云按曰人人字朱子本義本從呂氏作人有明之初以朱義附程傳本故復作仁今既專行朱義而此人字仍舊作仁誤也宜正之又按漢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是在漢時此字已誤蓋見下文有義字則將人字作仁字以配之一由簡編謄寫之訛一亦漢儒之陋妄也後儒只見有仁義二字便附說出多少大話雖真西山亦且不免却不知細按文

意如位固聖人大寶而仁則本心之德今乃以位爲寶而乃以仁守之則其仁亦出于有心而非所以爲仁矣况此節文字本頂聯而下若將上句人字作仁則下句聚人人字何所根據故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謂之義文意本甚明白何必改作仁字與義字作配而空說大話也哉

文言傳乾卦九四重剛而不中唐李鼎祚云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剛而不中草廬吳氏亦謂九三居下乾之終接上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下乾之終當重乾上下之際故曰重剛雲峯胡氏又云下乾之剛以二爲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之剛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諸家所說並依本文重剛字爲解與本義不同

本義謂九四非重剛重字宜衍汪

讀書偶筆

卷之一

三

雙池云此皆因一重字而勉強下註脚也以兩乾相重言則四可言重而三未可言重以過中不及中言則三可言重而四不可言重且九四爻辭中亦並無取象重乾之意孔子何故忽以重乾言之若弟以乘剛爲重剛則卦爻惟柔在剛上乃言乘剛若乾則六畫皆陽絕無乘剛之義故朱子疑之曰衍文強下註脚而於爻絕無所當何如其闕之也此說亦駁得好

說卦傳震爲龍虞仲翔本作駢云駢蒼色震東方故爲駢惠定宇

引周禮注云故書駢作龍周禮皆以龍爲駢愚謂此說非也乾

爲純陽故六爻以龍取象者五而聖人說卦於乾不言爲龍

九

家有之然獨於震言之者蓋陽極則變故用九有見羣龍无首不應重出之象而震者乾之長子也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聖

人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由此觀之震者坤之極一陽始生於下者也故聖人說卦於震之首曰爲龍爲元黃人知震爲天地之雜故爲元黃

本虞氏說

獨忘稱龍

之義乎龍之爲稱則亦自乾坤二卦來也若是爲駢則駢乃馬屬應列之其於馬也之下矣或又曰震字从雨从辰說文云辰

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謂辰屬龍故有龍象可乎

余曰此說却偏然且備一義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于何時首見何書王伯厚謂吉日

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然則十二物之說起于周時故此亦備一說

雜卦傳云明夷誅也虞仲翔訓誅爲傷朱子本義從之蘇氏謂得

其大首故曰誅則誅字當訓爲征誅之誅程傳解明夷九三爻

得其大首云誅其元惡與蘇說合

荀氏云誅滅也

讀書偶筆

卷之一

十四

尙書

書序多與史記不合然有確當從書序者如盤庚三篇本為將治

亳殷

序謂盤庚五遷則非

民咨胥怨而作而史記殷本紀謂小辛立殷復

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史誤也亦有確當從史記者

如高宗彤日本祖庚時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而書序謂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彤日高宗之訓此序謬也又燕世家

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

此與書序召公作不說語畧相似

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

讀書偶筆

卷之二

遷妄為說耳朱子曰書序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既歸政不當

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堯典日月星辰孔氏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蓋稷日月星辰

又謂日月星為三辰其不同者堯典日月星辰平列故須分別

言之益稷日月星辰共為三章故知日月星為三辰也於此見

說書之善

困學紀聞云宅嵎夷釋文云尙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鍊今按史

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畧索隱云今文

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禹貢雖指据後漢書謂朝鮮地

又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

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又周禮注引書曰分命

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元所注尙書古篆卯字反以爲昧
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卯柳同字而以爲昧裴松之謂翻言

爲然

此足以正尙書傳注之譌

堯典中星與禮記月令不同愚按星始見於辰終伏於戌自辰至
戊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
之中以未爲中蓋中星隨時不同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
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
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自北齊向子信首知歲差之法以古
厯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諸家不同今法每歲所行定爲五
十一秒堯時甲子冬至日躔虛一度初昏中星爲昴月令秦書
讀書偶筆卷之二

二

也秦莊襄元年冬至日在牛二度昏奎中相距蓋二千二十八
年而差二十七度今冬至且日躔於箕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
之雲雨星徧東數分餘矣

楚辭天問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以康回爲共工名
愚按史記及古書傳注無以共工爲名康回者虞書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或疑孔壬爲共工名更謬鄭氏尙書注以爲共工
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此說得之魯語展禽曰共
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攷后土卽勾龍爲黃帝土官是

黃帝時已有共工氏矣

薛季宣曰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
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爲之

象恭滔天孔傳以滔天爲傲很孔疏以爲侮上慢下蓋訓滔爲惱
慢之惱史記作似恭慢
天漫字从水或以滔天二字爲衍文或以淮南子

及竹書言共工嘗治洪水謂堯典滔天二字爲指共工治水之
罪狀愚按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墜庫以害天下
崇伯稱遂共工之過是共工治水未成也此滔天二字疑指水
勢蓋靜言庸遠象恭是指其罪狀所謂巧言令色也此滔天謂
洪水未平而其勢如故正與方鳩僝功之語相對故下咨四岳
言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正承此節而言緣
之九載續用弗成卽太子晉所謂稱遂共工之過也與國語合
孔安國以四岳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愚按大傳舜巡
四岳而奏羲伯和伯之樂二伯當有其人則已合二仲二叔而
六矣蔡氏集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從孔
說是也王應麟曰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
諸書偶筆卷之二

三

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肩也杜氏注謂太
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迂齋云申呂齋許皆四
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闕百詩曰按章昭國語注共工諸
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頊之衰則四岳爲共工從孫亦神農
之後復何疑

漢郊祀志引虞書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
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
海或曰天地間遊神也顏師古取乾坤六子之說愚按以六宗
爲水火雷風山澤劉歆之說也以爲日月星辰岱河海賈逵之說
也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鄭康成之說也馬融以爲天
地四時歐陽夏侯以爲天地四方之間唯孔安國引祭法日月

星四時寒暑水旱爲據蔡傳宗之或問六宗朱子曰古注說得
自好鄭氏宗讀爲禋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
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備
及羣神次序皆順近時惠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
爲六府或又據盧植說以爲月令祈年之又按續漢書祭祀志
太宗全謝山謂卽左傳之六物皆非是

劉昭注說六宗極詳然不甚明白

舜典五禮孔氏以爲吉凶賓軍嘉鄭氏謂是巡守覲后而修之以
爲公侯伯子男之禮臯陶謨五禮孔氏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
禮鄭又以爲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也泛言平日通
於天下者愚按鄭說極當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
儒每於此等處見之

讀書偶筆

卷之二

四

何休注公羊引尙書歲二月云云於至于北岳如西禮下有還至
嵩如初禮六字與今本尙書不合愚謂此必劭公所增上云乃
日覲四岳羣牧則此言巡守當亦只是至于四岳且上文無至
嵩高行禮之事安得云還至嵩如初禮乎必不然矣

舜典言十二州禹貢又言九州而周禮之九州及爾雅之九州先

儒以爲殷制又與尙書互有異同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

時乃分九州爲十二州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

州之分在洪水未平之前與書肇十有至夏之世又并爲九州

二州之文不合蓋漢儒之說未足信也故傳言貢金九牧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顧亭林曰夏

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
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於

其舊可知矣此說是也汪雙池云周禮職方九州雖與禹貢爾雅有分合不同要其州境之山鎮川浸方位則未嘗有異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蔡氏書傳云儀禮圻內之民

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

無服者遏密八音明楊用修慎號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

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

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

當時君喪禮制愚按如蔡說則百姓指庶民言蓋本舊說程子亦云言庶民則

君子如楊說則百姓指居官者言觀孟子言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則楊說為近是

然皆引儀禮為說恐唐虞時喪制未必遂有合於周禮如此宋

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此說得之喪服之制唯成

讀書偶筆卷之二

周為大備然東遷以後能行三年之喪者亦少觀滕文公定為

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曾先君莫之行吾先君

亦莫之行也則喪紀之廢久矣漢初未立服制或曰葬之後變

為輕服止服三十六日故史記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為服制

以興太平而漢書翟方進傳言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

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唯公孫宏後母卒服喪

三年猶守古禮至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子當三

年應劭楊雄傳注又言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則當

時已重三年服制故哀帝紀載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

儀表蓋封萬戶然上雖有令而下行之者絕少自是以後人多

各從其意放後漢書所載唯喪毀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

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

母卒皆吐血毀皆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關因復

重行喪制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

父服凡在家廬六年外此罕有聞焉蓋短喪之事相習成風由

來已久遂以天下之通

舜命皋陶云汝作士傳曰士理官也孔穎達曰士即周禮司寇之

屬此即指司鄭元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

寇之官

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愚按此解最爲
明晰而近人每以臯陶爲士作周禮之士師解故闔百詩辨之
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
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
士者造焉則周禮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
可稱爲士師也

分北三苗虞翻云北古別字愚按別古篆文作𠄎與北字相似舜
典北字蓋因別字之象相似而誤耳非卽古別字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正義曰舜年六十二

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
讀書偶筆卷之二

六

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而史記本紀又云舜年二
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
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崩于蒼梧之野與舜

典不同蓋遷之謬也按帝王世紀舜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薦禹
九十五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叛南征而

崩年百
歲亦謬

臯陶謨言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臨之以天則天子亦代天工也故

孟子言爵凡五等而天子居一考工言國有六職而王公居一
暨稷播奏庶艱食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此較艱難之

訓似爲好解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也然則艱雖不改字本亦

訓根

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卽孟

子所謂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而漢書武帝見夏后啟
母石顏師古注云禹治鴻水通輶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
見淮南子愚謂此必秦楚之際野人語耳與呂氏春秋所載塗
山氏女待禹于塗山之陽作候人之歌事並屬荒謬噫嘻世遠
年湮傳聞滋惑一至於此

娶于塗山說文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
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是
也王應麟云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東晉以淮南當塗
流民寓居于湖橋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與此異左

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又云穆有塗山之會杜注並云在壽春東

讀書偶筆 卷之二

七

北卽此是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矣按宋濂遊荆塗二山記
云春秋傳禹會諸侯塗

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
又云禹會諸侯于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
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
稽蕭山縣是也至于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
三濠州四當塗皆有禹迹或者遂謂塗山之治水固當編歷宇內
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
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大抵山川遺迹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
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娶
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不相涉也愚按如此說則禹會諸侯之
塗山與所娶之塗山是二而孔穎達書正義引哀七年左傳杜
注謂塗山在壽春縣東北禹所娶之塗山蓋近彼山也則兩塗
山共一地蔡傳因之今據說文及應劭漢書注則禹所娶之塗
山亦在壽春而謂別是一說兩不相涉者非也壽春縣卽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

漢書地理志引禹貢經文顏師古從孔傳讀冀州旣載爲一句注

云兩河間曰冀州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

與孔傳異義傳曰先施貢賦役載于書則載字不作始字解今

蔡氏書傳以既載屬下壺口爲一句注云經始治之謂之載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不從孔傳顏注愚按下文治梁及岐自爲一句以壺口二字屬下無著應云既載壺口蔡氏說本之蘇子瞻孔傳顏注皆非也郭康成訓載字爲事亦與傳異

蔡氏禹貢集傳於覃懷底績注云周定王五年河徙礪礪又導河

積石注云程氏曰周時河徙礪礪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愚按礪礪諸書無此地名胡渭生曰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

時河徙故瀆非礪礪字面礪礪者蔡氏妄竄案如清曰今礪谿

口漢書有滎陽酒渠如清曰今礪谿口是也圖歷來漢注本皆

百詩云滎陽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徙此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礪遽撰出礪礪地名兩見其書

傳也愚謂此必蔡氏所見坊本漢書注字多漶漫難辨故誤今

讀書偶筆 卷之二

作礪

八

冀州鳥夷皮服傳曰海曲曰鳥謂海島之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又揚州鳥夷卉服志亦作鳥師古注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與今尙書字義俱異林之奇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

九河旣道蔡氏傳云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

曰覆繡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

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愚按爾雅釋水徒

駭太史馬頰覆繡胡蘇簡潔鈎盤鬲津總題九河並無經流之

語亦無一曰二曰之文安知簡絜不分爲二故李巡爾雅注云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金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解九河與李畧同郭璞注亦分簡絜爲二云簡水道簡易絜水多約絜今攷方輿紀要簡在渤海潔與簡相近吳勿清謂以水道考之南皮縣明有簡河未嘗合絜爲一故唐孔氏疏以簡絜爲二河是也朱文公孟子集註亦從先儒分簡絜爲二今當從之

讀書偶筆卷之二

蔡氏以河止于入而其一即海之經流蓋據曾吹之說林之奇嘗辨之云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入爲支派哉又蔡傳據王橫及程大昌之說謂禹時九河之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元于欽齊乘力辨之

九

雷夏既澤蔡傳引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因名雷夏此說頗怪明萬曆間李之藻言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說較爲醇正然則澤之名雷夏亦猶山之名石鐘也

石鐘山見水經注蘇子瞻有石鐘山記

雷夏地志

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水經注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是也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有雷澤

職方兗州其浸盧維鄭注當爲雷雍字蓋以禹貢有雷夏灘沮也

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云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澁水出琅邪

箕屋山東入海然則盧卽盧縣盧水維卽夏書澁淄其道不煩

改字鄭氏屈周禮以從禹貢誤已古維字或省水作維或火心作惟或省系作淮總是一字並从鳥佳之佳與淮字从佳人之佳者異然今本說文亦混而一之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箇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地理今釋維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卽維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

三江之說楊用修謂宜求之上流如郭璞所云岷山大江所出峽山南江所出岨山北江所出三江皆發源於蜀注於震澤也此用景純山海經注之說而章潢謂三江旣載入揚州則疑三江於上流者誤蘇東坡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岷冢之江爲北江豫

讀書偶筆

卷之二

十一

章之江爲南江蓋宗鄭康成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之說而蔡氏謂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故蔡傳據庾仲初吳都賦注謂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以實之程大昌又謂證以地理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或又謂太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述古嘗尋故道開其一以泄白水之患諸說紛紛愚按當以康成說爲據顏師古漢書注用鄭說地理今釋亦引鄭說謂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蔡傳力排蘇

說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袁氏仁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於揚言之此說極是顧亭林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

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江慎齋解周禮

亦同

此說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

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此則又於中江北江外添一浙江其說蓋始于韋昭國語注吳松江錢塘江浦陽

江之說水經沔水下注引郭景純之說亦然然從經文所無處

附會其說則亦不足據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毛西河三江考辨三江最詳然亦多臆說

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爲震澤先儒皆因之宋葉少蘊避暑錄話

云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

讀書偶筆

卷之二

十一

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滯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理而不悟也愚按葉氏此解最精足正先儒之誤

雲土夢作又本作雲夢土作又漢書地理志引禹貢顏師古注謂雲夢之土可爲敗魚之治也自太宗得古本尚書乃改爲雲土夢作又羅泌謂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然攷周禮職方云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九百里漢書地理志有雲夢澤雲夢宮水經注有雲夢城有雲夢之藪則雲夢爲一稱不得遽分雲夢二澤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也蔡氏書傳引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謂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此爲近之

地理今釋云東抵斯

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

豫州滎波既緒古文作滎嶧既都史記夏本紀作滎播音波馬鄭

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周禮職方其浸波澆鄭注云波

讀書偶筆

卷之二

三

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多作滎播也唯孔安國傳以滎波卽滎澤爲一水顏師古漢書注始以爲二水林之奇本之引職方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澆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別滎波爲二水蔡氏因之而傅氏寅又駁云上言導洛此主導濟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所謂洛別爲波也然攷門水下流爲鴻關水在商州洛南縣東北入河何曾見水豬爲澤平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卽滎播固非而洛南之波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撮言之乎愚按傳同叔之說似爲有理然禹貢既云滎波而職方所載又恰有滎波二水均在豫州且云其州滎洛其

浸波澆則安知周以前洛南之沛水不豬為澤而禹貢不總舉

豫州川浸之大者而撮言之乎今嘗輯毛詩多識錄於檜風釋

地引李氏說定其為洛南之波附識於此職方波水疑即洛南之波波與洛俱在豫

州即禹貢所謂波水也先儒注職方似誤全謝山專主職方之波引水經波水出靈陽入汝水亦非

漢書武帝紀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

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

曰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愚按如瓚說則漢書渠

搜與禹貢是二此未然攷水經河自朔方東轉經吳搜縣故城

北蔡氏書傳云渠搜近朔方之地也然則雍州渠搜即朔方渠

搜但以其近在雍州之西故以西戎言之耳孔穎達禹貢正義分渠搜為二國非

是

讀書偶筆卷之二

三

導洛自熊耳注云盧氏之熊耳也愚按熊耳山有二漢書郊祀志

云登熊耳山以望江漢顏師古注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

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耳因以為名據河南通

志熊耳有三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

成十六年左傳引五子之歌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六年引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爲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

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繇均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為

逸書蓋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五

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韋杜所未見故

云逸也孔氏尚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元注禮記章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

逸書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
蝕在房二度王應麟曰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
年丙寅與歷不同闕百詩曰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卽位
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
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
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何義門曰辰弗集于
房大衍歷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
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元史歷志距辛巳元三千四
百八年或言古文尙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
保定質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於左
方 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 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

讀書偶筆卷之二

古

癸巳建戌月辰弗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
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七七五 冬至西
日九日六七四七九四二 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一二
○七七一乙 天正十一月朔甲寅五十五○日八七六一八二
一六七八九 交三日二八七○六六五九七八九 九月初
庚戌四十六日一八二乙○一二八五五九 入蝕限交泛二
十六日四七○七七六七八二五九陰在陽歷交前九度半強
薛愚按如義門所說則辰弗集房確有可算何以諸歷各有不
同嘗攷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
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故王伯厚云通鑑皇極經
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涪灘見序意篇

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
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

十月之交詳
毛詩多識錄

讀書偶筆

卷之二

五



昔人以兩對文亦曰刺矣十月之交編年不月之類是也
秋味之全之義詩文是賦詩賦莫之與南其深賦文者賦之

尙書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顧亭林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

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先君祔廟而後

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也愚謂此大不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廼立太丁之弟外丙

是爲帝外丙即位三年此與孟子不同者外丙之二年卽仲壬之元年史記舉盈數故云三年也崩

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

子太甲與孟子合然則太甲未即位以前猶有外丙仲壬相去

凡六年是時成湯久祔於廟故書言祇見厥祖也孔安國謂湯

崩踰月太甲卽位先儒多力辨之詳見蔡氏書傳顧氏說未知何據若

從孔氏說則湯之崩卽即太甲元祀十二月之前一月不得云

前年之十二月也今按帝王世紀竹書紀年皆有外丙仲壬之

年國語云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史記自湯至紂三十世江慎齋云蓋仍有

缺也一世史若不數外丙仲壬則止得二十八王矣程子因孔氏書

傳遂解孟子云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不從趙氏說非也伊

訓所載太甲元祀之年湯壽蓋百歲矣皇甫謐曰湯壽百歲安得云外丙

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乎且仲壬四歲則是外丙之兄諸書所稱

何以先言外丙也程說誤矣顧氏不考卽位之始末只因禮記

殷練而耐一語遂憑空撰出厥見厥祖耐湯於廟之說不亦謬

乎萬充宗謂湯崩之歲終即為太甲之年始此亦是仍孔傳之謬

太甲自周有終漢唐諸儒皆以國語忠信為周一語為據蔡氏書

傳因之朱子語類問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曰自周二字

本不可曉至王魯齋書疑乃云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

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某意只

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寫之誤也吳氏經說金仁山

亦遵其說謂周當作君古文君寫為尙與周字相似故誤明初

諸儒書傳會選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

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

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採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亦主金氏

讀書偶筆 卷之三

說謂周當作君蓋以上下文意觀之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以君相對言實為好解故周之為君

遂為不易之論也書傳會選於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載謂賦與田正相當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陳氏樛

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折衷至當

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彙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

四篇而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呂

氏春秋亦如此說書大傳又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彘

穀俱生於朝武丁問諸祖己皆誤也劉向說苑記於太戊世又

記於武丁世漢書郊祀志以為太戊五行志既引書序又引劉

向說何自相刺謬耶

若顛木之有由蘖孔安國傳訓由為用說文引書作粵云木生條

也蓋粵卽古文由字蔡氏書傳亦從說文左昭八年傳云今在
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魏氏曰由義如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葉
木生條也此說極是蓋陳爲顛頊之族顛頊水德歲在鶉火火
盛則水滅故曰是以卒滅若在析木之津則水能生木故曰猶
將復由由者木條之有生意者也杜預訓由爲用亦非

僞泰誓漢儒多引之史記周本紀引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
屋流爲烏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丕天之天律時古文尙書未行也至後漢馬融始疑其僞尙書泰誓

本作大開元開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尙書乃始作泰古大泰太字義俱通

孔安國書傳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先儒已辨其妄

而漢儒又有文王郊祀之說三國志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

讀書偶筆卷之三

三

祀秦議曰周文武郊鄭鄙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爲天子立郊
于鄭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鄭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
不可用此足以證漢儒之謬權之識見亦過人遠矣

武成惟一月壬辰孔氏傳以一月爲周之正月猶幽詩言一之日
是也蔡氏書傳云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
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此說似覺牽強當從孔傳爲正顧
亭林曰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
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
是也

古者師行日三十里詩小雅六月云我服旣成于三十里此師行也惟古行每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邑乙未

自周戊申朝至于武王之伐殷也癸巳王朝步自周戊午師逾洛凡十有四日孟津凡二十五日而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也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三千餘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法

左傳文五年引洪範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所謂之商書以箕子商人所

說故也今篇首稱惟十有三祀亦從商人之號但其書爲周史所記有武王之問箕子之答故列于周書耳

齊次風曰經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後二年問箕子妄說也

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蔡傳云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漢書五行

讀書偶筆卷之三

志作羞用五事顏師古注云羞進也字義俱異又次三曰農用

入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入政首故以農爲名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蔡氏書傳云入政曰農所以厚生與顏注合

鄭康成云農讀爲饗然則農是禮意故曰厚也

洪範五行之次與大禹謨不同禹謨以相克爲次水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也洪範以相生爲次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

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於禹謨見補洩有道於洪範見由

微而著

五事分配五行伏生尙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

思爲土揚子太元說亦同漢書天文志云東方春木於人五事

貌也南方夏火視也西方秋金言也北方冬水聽也中央季夏

土思心也亦因伏生之說蔡氏書集傳乃云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序山慎齋羣經補義云五事與庶徵相應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於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苟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愚按江氏之說引伸觸類可謂善宗漢儒然洪範以五

讀書偶筆

卷之三

事次五行而又有二三四五先後之序蔡說正未可議卽以

兩暘燠寒合之貌曰恭恭作肅曰肅時雨若雨水也言曰從從作又曰又時暘若暘火也視曰明明作哲曰哲時燠若春氣溫

和於時爲木聽曰聰聰作謀曰謀時寒若秋氣嚴肅於時爲金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以不當顛倒其次善乎吳仁傑之言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

徂西二月初吉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

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餘
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紊亂者也

朱子亦以舊說爲
錯亂蔡傳本之吳

斗南其
義較協

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躔李雲謂之五氏何義
門云躔其義氏其音當爲是也惠定宇又云經文曰時五者來
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日時二字屬上句與漢
儒所受尙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譌愚謂此說却新
然以下文時雨時暘等語觀之則是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
日時也惠說非

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傳云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鄭康成

云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

讀書偶筆

卷之三

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皆三
字分解義各不同蔡氏書集傳云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
夭也止分兩解不用漢儒說似較直截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抑封

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爲

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王伯厚謂詩譜以三叔

爲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愚按書蔡仲之命明

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三監是三叔無疑若定四年左傳所謂

管蔡啟商甚閭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囚蔡叔蓋畧言之且

其意專在蔡故不及霍叔也

史記世家言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一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此蓋因左氏僖六年傳載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故有是說唐孔氏謂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于後又安得牽羊把茅也此論自正但世家言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此正與書序之說合或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遂以封微子於宋爲在武王時唐孔氏解微子之命謂微子初封于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則亦因樂記之文而文致之殊不知樂

讀書偶筆 卷之三

記此言蓋自後人追溯之則殷之後爲宋而封殷之後又始自武王故言武王投殷之後于宋此臨文之不得不然若就始封言之則當云投殷之後于殷於文不順故舉其後而言於宋非武王時便封宋也陳可大禮記集說云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則亦以史記世家及書序爲斷林少穎尚書集解云微子之篇曰詔王子出迪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雖去商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微子既歸于周但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蓋武王之立商後則因其故都至成王之封微子則始國于宋是也

孔安國書傳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鄭康成以爲謚號愚按鄭

說自是而闔百詩四書釋地乃遵孔傳且引定四年左傳命以

康誥而封于殷虛謂卽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

冠篇殊不知以謚冠篇者於尙書中如康王之誥文侯之命此

此皆是並後來史臣所定篇名子魚之言命以康誥亦後人追

溯之辭豈當時便有是篇目耶百詩又據史記衛世家康叔卒

子康伯代立以證康之爲國殊不知此自是史記失其謚號而

混稱之如漢高父母稱太公劉媪而忘其名姓之類耳以爲謚

不得復言康以爲爵不得止稱伯稱伯之誤詳見下條索隱謂方作之伯亦非衛方始封東

士安得遂其誤無疑世本云康伯名髡未忠曰卽王孫牟且如百詩說則叔曾封

康得稱康叔其後已封衛子安得復稱康伯乎不可解已司馬

讀書偶筆 卷之三

貞索隱亦據世本宋忠注以康爲畿內國名謂康叔從康徙衛

不知康誥一篇曰在茲東土曰應保殷民曰乃以殷民世享無

一語及封康之事若蔡仲復封其誥命之辭何等明白也以此

知康叔始封便是殷土曰康誥作于武王時此是千古定論何從有封

康徙衛之事闔百詩承宋忠之注遂以扞地志許州陽霍縣今

州西北三十五里之故康城當之以爲正周畿內地謬已康叔始封

在武王時衛地尙小張得天疑成王時稱祖考之命以命之非是

康誥有孟侯之稱顧命有衛侯之稱則衛之始封本是侯爵而史

記衛世家云頃侯厚賂夷王夷王命盞爲侯則是頃侯以前乃

伯也此史遷之妄說而索隱乃因詩序有旄邱責衛伯之文以

爲方伯之伯義蓋本之鄭箋然亦是附會其說不知史遷之謬

攷之經傳所載有不待辨而自明者

左氏傳祝鮀言周之封國止曹為伯甸則衛之非伯

可知全謝山謂衛後稱伯或昭王以下之所降黜至頃侯而復之

此欲強合史記問不自知其說之誕也

全氏說蓋亦本之孔穎達詩正義然出于臆度

終不
可信

洛諸子且以多子越御事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

蔡氏書傳亦云多子者眾卿大夫也此說非是大夫稱子此春

秋以後之僭稱周公制禮之初當無是也此多子當止如春秋

傳羣子之稱耳

宣十二年左氏傳
羣子曰唯羣子能

顧亭林日知錄言周制公侯

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

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

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季孫氏之稱

讀書偶筆卷之三

子也自行父也

闕公元年經書季子二年
晉高子皆春秋之特筆

晉之諸卿在文公以

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攀也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趙

氏之稱子也自衰也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卻氏之稱子

自缺也知氏之稱子自首也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韓氏之稱

子也自厥也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

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

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

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
齊子論語有子莊子

其生

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

死而謚稱公也然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

前衛孔悝之鼎銘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

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

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

不敢子也左傳襄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

存焉陸氏淳曰侯伯子男之位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稱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如

主曰子而謚不得稱也孟嘗趙平原楚春且春秋自僖文以來執政之卿稱子其後則

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唯有人稱

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

孟子樂正子注子暹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

而為政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亦來見我乎之類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

世變之所從來矣愚按顧氏說周制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是固

然無疑其餘說亦未盡然閻百詩潛邱劄記中於亭林此條多

所駁正可參考也又按亭林謂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

仲叔季為稱僖文以來執政之卿稱子此特其死謚之稱則然

耳若平時相稱以子則春秋之初蓋已有之詩王風大車云畏

子不敢子者大夫尊稱而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鄭伯謂祭仲

曰子姑待之三年傳宋穆公謂大司馬孔父曰請子奉之又曰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然則春秋自魯隱之世雖為君者亦稱

大夫以子矣然要其非周公制禮之初便有此稱斷可識矣宋

以子程子為尊稱明莊烈帝駁之云何以不稱子孔子不稱子

孟子毛西河亦力詆其稱謂之非然故公羊傳有子沈子荀卿

稱宋鉞為子朱子王孫略稱范蠡為子范子皆相為推重之詞

何獨於程子而訝之唐劉夢得自稱子劉子宋王厚齋自稱子

王子亦皆做公羊若夫鄉射禮某酬某子注引春秋傳曰字不

曲禮某子使某闈子有客云云知記禮者周之末造也君夷篇在太戊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父王家在祖乙

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書傳賢咸子巫氏而史記殷本紀既敘伊陟巫咸於

大戊時云巫咸治王家有成艾同又此與書巫咸又王家說合而下帝

祖乙立復云殷復興巫咸任職與書不合攷祖乙去大戊中間

有仲丁外壬河亶甲三帝相去近四十年豈有當大戊時巫咸

又王家而祖乙之立復起而任職者此必史記文誤咸字當是

賢字之訛史記正義言巫咸及子賢家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

散宜生孔傳散氏宜生名許慎亦以文武賢臣散宜生蘇忿生皆

二名王伯厚引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大戴禮記帝繫篇堯

娶于散宜氏之謂當以散宜為氏然攷博古圖所載有散季敦

子謂之女皇余友程瑀書家藏有散季敦古色斑駁器蓋皆有銘銘云惟王

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

博古圖謂蓋與器銘共六十六字今按文止六十四字又則是

讀書偶筆卷之三以散為氏二說究未知孰是或本氏散宜而文簡單舉一字故

稱南容之類與亦有散季之稱如論語南宮适又

立政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鄭康成云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皇

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

亳林氏從鄭說呂氏蔡氏從皇甫說愚按皇甫說為近

顧命云齊侯呂伋伋太公子也嗣太公為齊侯則成王時太公已

沒矣而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

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此不足信若太公卒於康王六年

則壽一百一十餘歲矣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獨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獨

蘇氏以爲非禮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
朱文公答潘子善云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
吾未之學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
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
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集順宗實
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
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
始終之際殊草草矣顧亭林亦云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
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
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閻百詩亦以蘇氏之說
爲非引羅敦仁尙書是正云按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

讀書偶筆 卷之三

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
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
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於是乎以日易
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
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顧命之意深也唐時常袞與禮官議禮
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
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
畧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
固命云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東萊呂氏
曰治有體統王雖急于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固
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
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蔡氏書傳云
此言慎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

辟除府史胥徒而已愚按太僕正爲中大夫尙得自簡僚屬則其他可知蓋周時官人得其要領如此秦并天下罷侯置郡漢氏因之然當時列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椽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然則漢世用人猶有成周之遺意也降自魏晉而後官制日衰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爲州郡佐官其時劉焯對牛宏以爲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故有唐諸餘具僚則長官自辟然則自辟掾屬齊魏之世猶然臣多言復古不特陸贄爲然唐高宗時魏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宜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疏奏不納元宗時張九齡

讀書偶筆

卷之三

七

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尙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愼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又唐書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然終不能行也則亦空言無補耳至憲宗元和韓偓爲柱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見唐書 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領南節度使盧鈞奏嶺中徃日之

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選臣嘗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

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卽是遠處無能之流比

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

其湖州官吏伏望特循徃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

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

依奏然此亦止行之一方耳宋初內外小職並任長吏得自奏

辟迄乎熙甯乃復罷歸選部見宋史選舉志然當時要處職任

場之類每又立專法聽舉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額務

于是辟置不能全廢也迨至銓注之法改爲掣籤而吏治乃

愈壞矣明于文定公慎行筆塵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

傳以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頌而不知其非體也

讀書偶筆 卷之三

呂刑言蚩尤爲始作亂蓋卽與黃帝戰于阪泉者而管子則以爲

黃帝之臣造五兵者三朝記則又曰蚩尤庶人之貪者許叔重

據之以爲造兵非蚩尤乃黃帝也今兵家有蚩尤二篇許說非是賈公彥調劑

其說以爲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祭蚩尤於沛

廷愚按賈說極是蓋古人每事不忘其本如一飲食亦必祭先

代始爲飲食之人原不必問其人之賢否蚩尤始造兵故祭之

吳斗南謂漢高所祭是蚩尤之星殆非也蚩尤之星正因蚩尤

董浦駁吳說云高祖立蚩尤祠于長安宣帝則祠于壽良後漢

詔馬嚴過武庫祭蚩尤不以爲貪鬼且壽良乃蚩尤之家所在

豈是至至謝山謂古有兩蚩尤造兵之蚩尤是一人阪泉倡亂

之蚩尤又是一人則更謬矣書傳謂蚩尤是九黎之君亦無據

雖休勿休蔡傳謂休宥之也蓋卽予曰宥爾惟勿宥之意而漢書

宣帝五鳳三年詔引此語師古注云言雖見哀美勿自以爲有德美解同孔傳今玩漢詔引書之旨覺孔氏傳義亦未嘗不可從也陳氏經解此節書文仍從孔傳

邵子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秦誓此始如京房之說周易何休之注春秋亦淺之乎測聖人矣自獲麟至始皇并天下凡二百六十年春秋之秦尙未至如戰國也夫子烏知其卽繼周而王哉卽謂書存秦誓而附於周書者尙有費誓尙有文侯之命何以魯政終逮於三家晉後竟分爲三國乎且如邵子說何不更進一解云四代之書於虞冠以堯典可見五德之運終而復始祖龍而後陶唐之裔將復興爲劉漢耶大抵聖人刪書於其可取者卽錄之必無後人許多意思也

顧亭林謂甘誓天子之事也

讀書偶筆

卷之三

七

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此亦臆說又史記以秦誓爲王官之役封殺尸歸後所作金仁山取之近時全謝山亦主其說然攷左氏傳三帥之歸秦伯鄉師而哭曰孤遠蹇叔以辱二三子正與秦誓相過之辭吻合故先儒皆以爲賅發歸後所作是也

毛詩

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言志也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說文云詩志也詩緯舍神霧云詩者持也

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然則詩有五訓

齊魯韓三詩皆亡唯毛傳最盛然毛詩與魯詩淵源畧同申公受

詩於浮邱伯浮邱伯為荀卿門人經典序錄云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然則毛曾之學並出

於荀卿者也今毛詩傳以頌筐為易盈之器以敦弓為天子之

讀書偶筆 卷之四

弓以平平為辨治以五十矢為束與荀子同荀卿子名况姓荀亦稱孫卿以漢宣

帝諱詢故轉為孫也

毛詩如木瓜子衿諸詩固當從序說而小序之可從者如以蠨蛸

為止奔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國人恥之邱中有麻為

思賢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將仲子為刺莊公不勝其

母以害其弟祭仲諫而公不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墓門為刺

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萬民皆確有所見他如鄭風

半刺鄭忽楚茨以下諸詩多刺幽王以及蒹葭衡門等篇亦多

曲解

鄭漁仲以詩序為衛敬仲作謂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愚

按齊魯韓三家皆亡惟毛詩最爲近古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
一章並錄詩序曰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則詩序非至黃初時
始行矣且其解鴟鴞與金縢合解北山烝民與孟子合解碩人
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解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而序由庚
六章與儀禮合則其說近正故朱子詩傳雖多駁序說然自求
其說而不得處亦未嘗不從毛序蓋謂舍此而他求又恐其或
失之也文獻通考馬氏曰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
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
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于他書
中間見一二而真僞未可知譬如魯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
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
證于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
採之于傍人傳說而欲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
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此康成注詩本旨然亦說詩者

讀書偶筆 卷之四

之要訣也王禕謂朱子闕小序而作集傳其訓詁亦多用毛鄭
而自謂釋諸經于詩獨無憾蓋其引據精切宗以意

逆志之旨而取
貧又甚宏故也

風雅頌次序今與古異王魯齋云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

陳檜曹者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

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

今鄭譜以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爲次序蓋始
于歐陽氏詩譜補亡後序馬氏釋史所載俱從歐本然孔氏王
城譜正義云王詩次在邶下譜退也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第
次故也則鄭譜王本在邶下又歐序云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
則檜之後陳乃歐陽氏所點非
鄭氏原譜也當以魯齊說爲據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

陳檜曹幽者此今詩之次序也石林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

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夫

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齊

為第三桓為第六杜預左傳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以所作為

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此用服虔之說華陽范氏曰

歌其一二季子就其所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剛之序也論

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

為先後者剛詩之序也顧亭林謂詩之次序必不可信如襄奴

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綵衣諸詩之後黃鳥穆公薨後事

也而次于崑陽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

各得其

逸詩篇名若貍首之見於射義驪駒之見於大戴禮漢書注所招

之見於左傳轡之柔矣之見于左傳周書者皆有其辭亦有篇

名不見而僅存其句者如左傳翹翹車乘雖有絲麻俟河之清

周道挺挺等篇戴記昔吾有先正相彼盍旦及漢書九變復貫

讀書偶筆卷之四

三

等篇皆不得其篇名而辭尙可見唯周禮之采齊左傳之河水

新宮茅鴟國語之鳩飛有篇名而無辭或曰河水沔水也新宮

斯于也鳩飛小宛也

子貢詩傳出之最遲學者多疑其偽然其說詩亦間有可採如以

斯于為新宮江慎齋羣經補義取之又如何彼穠矣之詩諸儒

聚訟不決而子貢詩傳云齊襄公取于桓王周人恥之賦何

彼穠矣今按此詩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分明是魯莊公時王

姬歸于齊之事山堂考索載林氏說以舊解平正齊一之義為

妄顧亭林江慎齋並斷其為東遷後之詩然則此詩本列王風

後乃入召南與宋王文憲公拍作二南相配圖退去召南野有

死齋改甘棠及何彼穠矣二篇于王風雖未必

盡然而文憲作圖在子貢詩傳未出之前乃其改何彼穠矣詩于王風却暗與之合則亦有可從也

顧亭林祖陳氏第之說著詩本音以爲某字作某讀十五國之風

皆然初非叶音援据詳核吾鄉洪壽山騰蛟字駁之云古韻蒸

侵不相通小戎之三章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秣秣

德音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則蒸侵同用而本音之例窮矣至七月之

卒章冲與陰爲韻正月之六章局與踣爲韻皆不可通不若兩

說並存爲密亭林又以經傳引二南止稱周南召南遂謂二南

非風蓋本程泰之之說壽山駁之云隱三年傳曰風有采繁采

蘋則二南稱風矣亭林又謂古有夏書無虞書歷引左傳以爲

二典稱虞書矣此皆足正顧氏之謬蓋顧氏之說經每多一偏之見其

論都鄙衛也余嘗極辨之詳見毛詩多識錄

讀書偶筆 卷之四 四

朱子國風集傳云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

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

垂鑒戒爾合之凡十五國云愚按小雅鼓鐘詩曰以雅以南傳

謂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程泰之辨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

之目者爲非顧亭林以春秋傳象簡南篇朱子在泰之後何以

仍用舊說蓋以篇首有國風二字而二風亦列於國風之中故

謂之風周禮大師掌教六詩只言風雅頌而不言南則南亦列

儒又何諸國之風皆不常入樂唯二南入雅樂故謂之正於理

疑焉

宜然顧亭林謂泰之詩論朱子當日或未見恐未然也程大昌

人著詩論十

七篇論文簡

宋儒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蓋本張超誦青衣賦其賦載藝文

類聚三十五卷中與史記周道缺而關雎作之說合薛士龍曰
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具詩者此說得之觀超賦云畢公喟然深
思古道自見

狸首鄭氏以爲卽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劉原父七經小傳又
引或說云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愚按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

十六篇其

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

虞八篇

全謝山謂投壺之文最古故列于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

變雅

今列之正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狸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

之雅

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四也既云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江慎

齋謂狸首卽原壤所歌狸首之瓊然執女手之卷然與樂會時

意合此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其說蓋本於

讀書偶筆 卷之四

五

呂氏理或然也

孔穎達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
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愚謂顧亭林
言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未必皆孔子所正此類是也

邶風式微詩序云黎侯失國而寓于衛陸德明釋文引杜預云黎

在上黨

壺關縣嚴氏榮曰陳曰黎上黨之東而段昌武云曹曰

黎侯國也

呂氏春秋謂武王封帝堯後于黎城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

孰是愚按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師古引應劭曰黎侯國

也東郡黎縣師古又引孟康曰詩黎侯國也齊次風召因以壺

關之黎爲商時之黎而東郡之黎爲周時失國寓衛之黎全謝

山駁之云商周之黎皆在壺關無二地黎爲狄滅遂寓于衛水

經注瓠河東有黎侯城是寓城非國也晉成公滅狄復立黎侯是明在潞國之旁無疑矣師古不能糾孟康之誤而次風從而和之非也此說極是黎國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平順二縣地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卽尙書所云西伯戡黎是也林之奇曰黎史記以爲者大傳爲肌其音相近

王詩次在鄭上面康成詩譜退在幽下者蓋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非本詩次序也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顧亭林謂鄭乃宣王所封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故次於王也

劉向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蓋魯詩之說齊詩亦以黍離之篇爲衛詩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

讀書偶筆 卷之四

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蓋韓詩之說新序固謬直謂黍離爲伯封作恐亦未爲得也朱文公解鄭衛之風半以爲淫奔之詩謂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故鄭聲之淫有甚于衛其實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蓋就其音言之非謂其詩也故夫子亦止云鄭聲

淫朱子以聲之淫爲詩之淫誤已周禮大司樂云凡建國禁其淫聲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此則與淫聲何異顧亭林謂凶聲如般紉好爲北鄙殺伐之聲是也

子衿一詩集傳與序說異然朱子作白鹿洞賦亦用學校之說則

又未嘗不從小序也明趙宦光作說文長箋以子衿爲淫奔之

詩謂衿卽衾字不知召南小星篇云抱衾與裯唐風葛生篇云

錦衾爛兮詩中本有衾字豈得以衿爲衾也顧亭林謂說文長

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知錄駁其九刺謬者十餘條正之愚謂不獨五經卽其兕字下引孟子虎豹出巧

出是不知論語有虎兕出於柙語也眚字下謂不見於經是不知孟子有眚子眚焉語也四書且不熟遑問五經哉

齊南山詩序云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史記亦云魯桓夫人襄

公女弟也而萬充宗學春秋隨筆云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爲

夫人兄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爲遲之十七年後乃娶王姬且齊

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一終而女之兄尙不

爲之娶婦之理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

序與史記誤也愚按此說非是齊襄爲夫人兄固無可疑其娶

王姬當是再娶其先爲太子時必已娶婦但未爲君且所娶非

讀書偶筆

卷之四

七

王姬故不書於經而畧於傳耳

猗嗟名兮毛傳云目上爲名蓋用爾雅說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

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朱子詩傳云名

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不用毛說蓋以名字从口訓

爲目上義實難通故不嫌易傳然目上爲名古有是訓且與下

美目清兮一類似亦可從也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冀州

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改明爲名蓋亦用爾雅說

但明爲目精名爲目上以喪明爲喪名引用似未當耳

唐風揚水諸篇序說與史記合朱子集傳亦從之嚴粲詩緝不以

爲然以左氏傳考之則嚴說爲是平湖陸氏亦云素衣朱襮從

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之子

則外之也全謝山亦以嚴華谷之言為確然不易

秦風蒹葭之詩小序以為刺襄公朱子謂不知其何所指王伯厚云感霜露也厚齋蓋因此詩有白露為霜之語且係賦體故云感霜露全謝山謂厚齋之言距空亦非魏仲

雪則云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李天生亦云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朱竹垞極取之今玩此詩意旨似與榛荅西方之詩相似則魏李二家之說近是

周禮籥章有幽詩幽雅頌幽詩即今幽風七月之詩雅頌二篇

未見所出鄭康成三分七月以宮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朱子謂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剝取其

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雪山王氏又謂籥章之幽詩以鼓鐘

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詩敝笙笙埙籥簫篪篴管舂虜應雅

讀書偶筆卷之四

八

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鼓擊頌磬笙磬凡四器

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是則以七月一篇隨事而變其音節于理

亦未安惟王安石謂雅頌本有其詩而偶逸之此為近理或又

以楚茨以下諸詩為幽雅良耜以上諸詩為幽頌朱子雖未信

其必然而于御田祖息老物之旨適相合似亦可從也顧亭林

謂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非太師所采蓋本程泰之

之說其實幽詩統列于國風之中觀季札所聽樂歌幽在齊秦之間可見其次于

十五國之末者正文中子所謂變風終之以幽言變之可正者

是也且七月一篇乃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戒成王故謂之

幽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安見

周世之國無幽而幽詩之必不屬於國風也乎

先儒並以夫雅公劉爲召公之所獻以豳風七月爲周公之所陳而朝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金仁山併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且立說以辨其非周召之作愚謂此說非是使二詩並爲公劉時詩何以公劉雜於諸什之中七月附於列國之後且謂公劉非召康公所作而公劉以後之篇泐酌亦召康公作也卷阿亦召康公作也何以獨疑公劉謂七月非周文公所作而七月以後之篇鴟鴞亦周文公作也東山亦周文公作也何以獨疑七月今試遠徵諸古季札謂觀周樂工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無一言及公劉也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亦無一言及公劉也今第以公劉之詩極道岡陵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備述天文氣候草木昆蟲之變遂疑後之人言情狀物不能如此之悉殊不知綿之詩亦述古公事也而走馬胥宇契龜築室作廟立門以及復穴堊荼之細彊理宜畝之勤無不備述然此猶其近焉者耳若生民之詩則述后稷事也而豳震夙以至生育匍匐中間歷敘其平林隘巷之奇禽鳥牛羊之與自就食以至有家肇祀中間歷敘其荏菽禾麻之盛蕭脂登豆之香不亦詳且備歟詩人賦物隨事而工以此致疑奚足爲據至謂二詩篇末無一語爲追述意愚則請進一解曰公劉七月並陳民事以戒君與綿之追敘王業所由興生民之推本受命所自始者固自不同

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闢百詩曰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
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此說是
先儒謂變雅不入樂然襄十四年左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
卒章則變雅亦入樂矣大抵古詩三百篇皆可歌故李札請觀
周樂二雅十五國之風樂工並歌之詩正義謂變者雖亦播于
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是也全謝山云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
不用而其屬于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古者四
夷之樂尚陳于天子之廷况列國之風乎且變風亦概而言之
衛之淇澳鄭之緇衣齊之鷄鳴秦之同袍同澤未嘗無正聲不
可知也

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云鹿鳴周大臣所作也

讀書偶筆卷之四

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王應麟曰鹿鳴在宵雅之

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呂

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于衰周如常棣一詩國語載富
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

詩而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預解左傳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
詩正義曰周公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至厲王之時棄
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
以親之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
誦古所云誦古指此誦古之篇非造之也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毛傳百姓百官族姓也朱子集傳專指庶民

官之蓋以上文民之質矣故也顧亭林云羣黎庶人也百姓百

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此說

最是書君奭云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百姓蔡傳亦訓爲百

官著姓禮記大傳云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

中故庶民安百姓亦訓爲百官族姓與庶民分別言之此詩旣言羣黎不當復言百姓百姓宜指百官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蓋卽大雅假樂篇顯令德宜民宜人之意應從毛傳官百族姓郊特牲注云百姓王之親也皆不指庶民言

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

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

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與趙說合然漢儒言詩多異說不足信

也按琴操伯奇尹吉甫子被請見逐事與宜血相類孫爽孟子疏卽以宜血爲伯奇諛矣

大東舟人之子鄭箋云舟當作周董廣川云朱鮪集字舟爲古文

周字愚按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

當作舟然則舟與周古字本通但以此詩言之則舟當作如字

讀書偶筆 卷之四

讀蓋熊羆爲居山之獸而舟人是裘百僚爲在公之臣而私人

是試極言其富且侈也從毛傳訓舟人爲舟楫之人較有意味

又按鄭語史伯曰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韋昭注舟人國名然則周所滅之國又有名舟人者

皇矣云度其鮮原毛氏謂小山別大山曰鮮鄭氏訓鮮爲善惠定

宇引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曰近岐周之

地汲郡古文云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

之境愚按岐山在南下云居岐之陽則又在南山之南商都東

土言出圖商次于鮮原則鮮原乃自南而東之地非岐陽矣此

言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則鮮原卽岐陽之地正如公劉言度其

父陽幽居允荒耳不當遠在商周之境惠說非也余毛詩多識

錄仍取毛傳

與爾臨衝毛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釋文云臨如字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云臨者在上臨下之名惠定宇九經古義云後漢錫

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避諱也隆之字曰

盛故伏隆爲伏盛孔氏以臨爲臨下之名失之愚按惠說非也

古者臨文不諱况聖經乎春秋襄四年陳侯午卒胡傳午者襄公名也易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諱不

以名爲諱周人以諱易名于是乎有諱春秋參文質之中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

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

名則諱二名則偏諱詩書之諱漢世無之故漢高祖名邦詩不

諱周雖舊邦惠帝名盈詩不諱大庖不盈文帝名恒詩不諱無

恒安處武帝名徹詩不諱廢徹不遲卽以東漢言之光武名秀

詩不諱實發賈秀和帝名肇詩不諱后稷肇祀豈有殤帝名隆

讀書偶筆卷之四

獨諱隆者若果避諱則蘊隆蟲蟲不祥甚矣又何以稱焉定宇

因韓詩作隆方音隆與臨和似故臨一作隆故有是說斯亦謬矣書名古義乃

作東漢後人語抑獨何與隆慮之稱臨慮荀子書已然又漢地理志應劭曰避煬帝名改曰林慮則

隆一作林

行葦序云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

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鄭箋云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

元孫之親也九族之解鄭氏與書孔傳合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三族己與父子五族兼祖孫

九族統高元是也左桓六年杜注孔疏皆非是惠定宇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

班叔皮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云公劉

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引詩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

且猶感德趙長君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長

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愚按寇王諸儒之說皆本班彪
賦然彪賦曰暮曰遺德曰及則非以行葦爲公劉詩明矣康
成與彪同時其箋詩亦無公劉之說言上至高祖則去公劉已遠蓋寇王誤
看北征賦耳至趙長君之說尤謬詩止言牛羊勿踐行葦而長
君乃有公劉行不履生草之說抑何妄耶惠氏引之并以此疑
韓詩過矣

篤公劉云京師之野京師之稱蓋始於此曹風下泉云念彼京師

京師卽周京也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

周頌維天之命篇云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襄二十七年左傳引此

詩作何以恤我杜注以爲逸詩非是朱子詩傳云何以爲假聲

之轉也恤之爲濫字之訛也江慎齋云還何古音暹而遐誤爲

讀書偶筆

卷之四

三

假濫亦恤字之誤

維莫之春鄭箋謂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此說非是詩有夏正無

周正故朱子集傳云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蔡九峯書

傳亦云鄭氏箋詩維莫之春此漢儒承襲之誤耳臣工詩言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

當治其新畬矣今何如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

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不得其義則

其考之固不審也愚按此說極是而萬充宗學禮質疑謂此詩

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莫春爲寅月且以來牟將受

爲來而未熟之詞殊不知曰莫春曰新畬正是夏正三月時事

且夏令四月麥秋至故于三月言將受若是建寅之月則今之

正月而遽以來牟爲言毋乃太早蓋萬氏於詩之歲月只以七月爲夏時餘俱周時故其說多不合如以小雅十月爲夏正八月謂蘇氏誤分杜預左傳注正陽二字以正爲己月陽爲亥月而附會此詩不知十月爲陽本之爾雅頽濱豈誤分杜注也且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其爲夏正無疑而充宗又謂惟周時則見其乖錯反常爲災實甚如此說則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集傳烈烈猶栗烈也充宗解爲火烈之烈謬已飄風發發何又不反常耶又充宗以小明二月初吉爲周正建丑之月而解日月方除謂除有去義日月方輿輿室西南隅也卽堯典所謂厥民隩此九牽強若二月非夏之春下何以云曷云其還歲聿云莫乎蓋萬氏不知詩有夏正無周正故其說之悖戾如此

讀書偶筆 卷之四

四

不吳不敖陸德明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

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愚按漢書郊祀志引周頌曰不吳不敖顏師古

注謹諱也則吳古本亦作吳漢書武帝紀引此詩又作不虞不驚蓋古虞吳字通故誤

闕宮言大王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楊升庵據說文

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惠定宇引爾雅釋詁云翦勤也謂大王

勤勞王事近時太平崔繡又引說文云翦羽生也與傳箋異義

意實甚愛古人然愚謂闕宮詩作於魯僖之世追述前烈故有

鋪張揚厲之詞如武成云太王肇基王迹皆後人追溯之言非

當時事也必欲泥以求之則大王當時又安得稱王耶人徒知

愛古人而不知轉足以晦經也亦不思之甚已善乎顧亭林曰

太王時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此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殲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三壽作朋鄭氏以爲三卿或謂頤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朱子詩傳以爲未詳王伯厚云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愚按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注引詩三壽作朋意謂三老爲三壽也漢時以三公爲三老故康成以三壽爲三卿歟然當以伯厚之說爲近是

商頌乃宋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之子周太師其書十有二篇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而史記宋世家云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

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益見非考甫作

矣

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闡百詩云魯語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益見非考甫作矣

元王桓撥毛傳鄭箋皆以元王謂契也愚按漢書禮樂志廼上本有娥姜原禹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顏師古注禹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元王此志旣言禹又有元王則元王非禹一人矣據此則元王與契是二人然國語明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毛公在班

氏前當有可信不得因漢書而訾毛傳也

曰式下

之

言

元主

定

等

津

胡

奕

父

讀書偶筆 卷之四

桐



讀書偶筆卷之五

春秋

周人改月改時諸儒聚訟不決然總以時月俱改之說為是

吾鄉汪雙

池作春秋集傳亦以夫子所書為周時周月證以經文春正月己卯烝二月無冰與楊龜山熊朋來說合至如春秋

所書元年春王正月諸儒之說則有斷不可信者蓋春秋之書

元年此不過如虞書之稱元曰商書之稱元祀正五代史漢本

紀論所謂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耳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

如此是也而後儒乃有大始正本之論胡康侯并謂元者仁也

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此等

附會之說宜龜山謂其支離也又春王正月程傳以為周正月

讀書偶筆 卷之五

一

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

時書時者亦不書月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

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

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此即胡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說劉質夫

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此殊不然韓宣子觀書於太史見春秋

則孔子未修以前魯史本名春秋公羊傳所謂不修春秋者是

春秋之名史蓋因紀時以取義不待夫子加也又博古圖載晉

滎姜鼎銘曰維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

亥齊侯罇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敢敦銘曰維王十月庚

川書跋引晉姜鼎銘謂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

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當作九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

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亦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
王正月字然則春秋王正月亦必魯史本文言王以別夏殷耳
不待夫子加也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是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止齋後傳亦云諸侯
無史朱文公謂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攷而爲史古人生子

則聞史書之聞尙有史况一國乎王伯厚引書酒誥矧太史友
內史友謂諸侯有史闕百詩亦云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春
秋之制也此皆是證舊說之非杜元凱左傳序云周禮有史官
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

諸侯亦各有國史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
唐一行得二十七宋時衛朴得三十五獨以莊十八年三月古

讀書偶筆卷之五

二

今算不入食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

誤五爲三也黃黎洲謂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
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
斗入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料蓋不知有閏故算不
能合耳此亦可備一說但有閏亦當在去年歲終又文元年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
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江慎齋曰蓋誤以癸亥爲二月晦而

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
月丁巳葬僖公愚謂春秋時歷法原不甚精故漢書五行志云

周衰天子不頒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

日皆官失之是也而後人乃又各以其術推之故多不合唐一
行歲星議云春秋之歲星不可以今法推亦以其不合也且春

秋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三十六日食而三傳之說互有不同
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
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左氏傳多
食一日然則三十六日食中已不勝其誤矣夫三子者去聖人未
遠尙且異辭而况後儒之說經者乎

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按左氏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
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漢日食五十三後漢
七十二唐九十三

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
頻食是頻交而食也但歷無比食之理姜岌一行輩皆極言之
黃宗羲云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
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

讀書偶筆

卷之五

三

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
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
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
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
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
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
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

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愚按黎洲此說

極是而漢高三年十月甲戌晦十一月癸卯晦比食孝文三年

十年丁酉晦十一月丁卯晦亦比食則皆史家之誤也

春秋時晉爲姬姓之國而獨用夏正杜元凱春秋後序云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攻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一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一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羅泌謂傳據晉史經則同歷者是也所以錯互如此又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魏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江慎齋羣經補義謂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歷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日月常有參差雖其間未必無史誤然使皆出自王朝頒歷何至有參差哉愚於

讀書偶筆 卷之五

晉之用夏正亦云顧亭林謂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舊與愚按此說恐非幽風七月乃周公所作其言一以爲證又考文十六年齊公子非必公劉時已如此也似未足爲證又考文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在七月隱三年傳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終是可疑然則左氏傳中用夏正者亦間有之又不得晉也蓋列國歷法互有參差左氏雜取國史文多爭繁未及更定

漢武帝善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漢初未立學官止令

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至光武中與因陳元之言乃立後
旂廢之魏晉乃盛行於世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
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非也漢時以左氏爲中經
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
也鄭衆賈逵之徒多取左氏而非公羊魏鍾繇至謂左氏爲大
官公羊爲賣餅家此皆一偏之論蓋三傳互有得失鄭康成謂
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識穀梁善于經范武子謂左氏艷而富
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劉原
父謂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崔伯直謂
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鼂以道謂左氏之失專
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胡康侯謂事
莫備于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于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
亂或失之鑿葉少蘊謂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
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朱文公
謂左氏史學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此皆至當之論也
愚謂讀左傳者貴有識讀公羊者貴有學讀穀梁者貴有才

閔因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
十國寶書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今經所載止有五十餘國
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六十豈孔子修春秋時復汰去其半歟

公羊傳原目疏謂可以訓世戒俗
者取之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

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
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顧亭林曰喪欲

速發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以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愚謂卽以四代之書言之如葛伯仇餉一語非孟子詳述其事豈不增後人一重公案乎動爲春秋言爲尙書而春秋之失亂大約與書之失誣等

經解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而後之以科舉取士者遂撮取胡傳二三句爲旨以經事之相類者湊合成題牽強附會不可理度故有射覆之誚豈所謂屬辭比事者哉邇來功令五經兼試春秋以一節爲題三傳並用而經義漸近於古矣

左傳

左氏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王伯厚云攷和帝

讀書偶筆

卷之五

六

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隱元年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林堯叟注云史記云生之難此當是難生故武姜困而後寤

顧炎武補正引應劭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王應麟學紀聞引風俗通作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誤愚謂當以史記鄭世家爲據如杜注

及風俗通所云皆非生之難矣林注是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並以仲子爲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獨穀梁傳云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與二傳不同胡氏傳亦以爲惠公之妾李氏廉曰

春秋有惠公仲子儋公成風左氏及公羊皆以爲兼賄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儋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儋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而顧亭林又獨取穀梁

之說云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賄皆違於人情不可信此本先儒王克公羊亦以爲桓

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較之繫母於子義則短矣所以然

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袁二

年傳云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

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愚按文九年秦人來歸儋公成風之遜

成風是儋公之母則此仲子是惠公之母無疑應從穀梁說爲

是蓋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

讀書偶筆 卷之五

七

以爲隱母故左氏於此傳云子氏未薨公羊又以爲桓公母也

唯穀梁以夫人子氏爲隱之妻程子及胡傳皆從之呂大圭汪

克寬並尊其說蓋其考核者精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朱子云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

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王厚齋云按淮南時則訓

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愚按

此說恐非則君不射自泛指鳥獸言觀上文自見下若夫一轉

方說到公矢魚之非若淮南所述乃月令之言月令本作天子

親往乃嘗魚淮南改嘗爲射未足以證經且公穀經文並作公

觀魚于棠左傳亦云公將如棠觀魚者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

志並作公觀魚于棠然則經文當以觀魚爲正左氏傳偶異耳

云陳魚而觀之義曰與公穀無異矢字不必泥看更不必強解
宋人螢雪雜說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
之以證矢魚之爲射皆好奇之過也

左氏傳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桓四年公羊傳云春日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云春日田夏日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傳互異
先儒謂左氏與周禮爾雅合傳義爲良

史記晉世家云鄂侯邾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按
隱公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
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云翼九宗五正頤父之子嘉父逆晉
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然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也世
家誤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平輸卽渝也古字通用秦詛楚文
讀書偶筆卷之二

八

夔輸盟刺朱子引以證公穀胡傳謂以物求平非也孫復以輸
平爲輸誠尤謬廣雅曰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公羊傳
云輸平猶墮成也左氏傳云渝平更成也義同

十一年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
按周禮秋官司儀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康成注

云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勲賢者故
王昭禹云異姓親于庶姓同姓又親于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
等焉今按哀二十四年傳云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則薛亦婚姻

甥舅之國不得目爲庶姓全謝山曰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媯如
媯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
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
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疎言也此說近是若禮記大等言庶
姓別于上庶姓白

指子姓言
之與此異

桓二年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杜預註以孔父為

稱名孔穎達正義云以父為名者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其

說固謬顧亭林謂孔父字而嘉其名鄭康成士喪禮注云某甫

孔父為字而劉原父謂已名其君子上不得字其臣于下顧亭

林謂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此說近是又按

穀梁傳云其不稱名為祖諱也義亦通引家語本姓篇孔父嘉後以孔為氏謂仲

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按孔子是孔父之六世孫竊亦以為未然攷左氏傳

云宋督攻孔氏穀梁傳云孔氏父字謚也亭林謂父非謚謚字

父者字也疏謂穀梁傳文則孔父當時當已賜氏故稱孔氏不

待其孫始以孔為氏矣故孔疏又疑孔父先世以孔為氏也張

尙書得天曰父并非字古人冠而字則以字稱年五十以上則

讀書偶筆卷之五九

以伯仲叔季稱又進則以父稱此即孔穎達之說也按此說視

舊解為勝禮記檀弓載哀公誅孔子辭鄭注謂尼父四字為謚孔穎達左傳疏駁之極是

史記陳世家云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

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

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

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為宣公索隱云按春秋經

傳佗與五父為一人史記誤以佗為厲公五父為別人是太史

公錯耳孔穎達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

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

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

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按孔氏此疏與春秋桓十二年疏足相發明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左傳云違齊難也公羊云大去者何滅也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劉質夫說始以大爲紀侯之名陳齊之云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彙大是也何義門謂國滅身竄故從卒例亦復近理愚謂以大爲名此亦可備一說於理究未安

左氏經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杜預云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讀書偶筆卷之五

十

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正義亦云說文保似故誤作俘或又云以義曰俘以貨曰寶商書稱俘厥寶玉序典寶篇

本通稱之詞經約舉其文而傳深誅其意也愚謂應以後說爲是俘本訓爲取說文云軍所獲也古者諸侯不相遺俘故此年及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經並書之所以爲譏而此年經傳不同者經以所取言之傳以其物言之非經誤也

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邱杜預注乘邱魯地愚按漢書地理志濟陰郡有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陸行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邱是也又泰山郡有乘邱縣師古曰春秋莊公十五年在莊公十年此云十五年顏注誤也公敗宋師于乘邱卽此

是也二說不同酈道元於水經亦狐疑據括地志乘邱在瑕邱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有古瑕邱城正魯地全謝山云魯地明是泰山郡之乘邱若濟陰乘氏則宋地矣

十八年秋有蜚公羊云記異也穀梁云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按漢五行志劉向以為蜚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

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蜚蜚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

蜚至顏師古注蜚即射工也亦呼水弩此與公穀傳合而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蜚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蟻引爾雅云食葉蟻愚

謂蟻乃害苗之蟲經書秋有周之秋夏之夏正蟻害苗之時亦與左傳為災意合似亦可備一說周禮蟻氏鄭司農云蟻讀為

讀書偶筆卷之五

本亦作蟻其實蟻自是短狐蟻字从虫國聲今所食蛙乃即所云蝦蟇也月令曰螻蟻鳴

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今按莊二十五年傳云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

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誤矣

莊二十六年傳士蔿城絳以深其官杜注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

邑縣成六年傳不如新田註亦云今平陽絳邑縣闕百詩四書

釋地云果為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

獻公所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

士蔿所築獻公所焉者是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土呼王官城

距故晉城五十里

晉世家云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

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僖十五年左傳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妾

桑郟傳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愚按此說非是若以都邑爲有分則周禮云四縣爲都四井爲邑不僅以廟主之有無別也不然則都邑亦通稱耳如平陸本齊下邑而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詩在浚之都毛傳云下邑曰都鄭康成云城郭之域曰都爾雅邑外謂之郊郭註云邑國都也邢疏云都者聚居之處故詩小雅云彼都人士說文云都邑國也是天子諸侯所居國城或謂之邑或謂之都故以國都讀書偶筆

卷之五

三

解邑也隱元年左傳正義曰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然則都邑之稱未必如左氏所云矣闕百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左氏傳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

邑惟郟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

此說極駁得是又按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日知錄云三代以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

並言居不言都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鎬鎬之問帝王之居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爲都王莽下書言周有東都西都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安爲新室西都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號蓋亦習而不察矣

僖二年傳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預注云冀國名平陽

皮氏縣東北有冀亭王伯厚云考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

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關百詩曰按杜注

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

有餘里矣愚按王說實非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縣

之已在晉假道於虞之前矣且冀戎亦非漢天水郡也杜注皮

氏縣東北冀亭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十五里漢書地理志京北尹

百下邽縣應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師古曰取邽戎之人而來為此縣此邽酒之冀戎也又至馮翊有冀陽

縣注云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馮翊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有鐵官莽曰冀亭據此一似古冀國或即是此

韓嬰詩傳言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而春秋考異郵亦

載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愚謂果有此事聖人何以不著之於

經而三子者亦竟不一列之傳耶必不然矣

偶筆卷之五

風馬牛不相及服虔解誼云牝牡相誘謂之風江慎齋云楚人意

謂邊境相近則馬牛牝牡相誘可私及或有牝隨牡牡隨牝而

之彼之此者若齊與楚絕遠雖風馬牛亦不能相及語意甚明

杜注竟上微末之事非是愚按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

于牧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

野風合之此即所謂風馬牛也費誓曰馬牛其風是也一說馬喜順風

牛喜逆風所趣不同故不相及猶南轅北轍之喻耳非是

顧亭林曰知錄言晉有二瑕一為郇瑕氏之瑕見成六年傳一為今之臨

晉縣境而雋瑕為河外五城之二傳三十又以河外無瑕遂謂

瑕胡音同以漢書地理志之朔縣當之而江慎齋羣經補義又

據左僖十五年傳晉獻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數語及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謂瑕正是解梁間十邑而以顧氏分爲二瑕一

在洵外之說爲非此論極是但顧氏謂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

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爲氏文十三年傳晉侯使詹嘉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僖公

十五年瑕呂餽甥當亦同此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滅

虢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傳謂之陰餽甥者陰亦號也或兼食

之也杜氏解以瑕呂爲姓恐非此說亦是蓋晉初滅虢使呂甥

處瑕後又使詹嘉處瑕也張尚書得天曰餽甥似亦不得謂是其名蓋瑕其食邑呂氏餽名晉侯之甥也必當時有此稱傳因書之

僖二十二年傳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杜預注魚門邾城門而後

漢書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升陘之戰邾人獲公

胃縣諸魚門爲證則又以爲宋之魚門然升陘之戰是邾非宋

後漢書失之

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杜註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此誤

史記宋世家作于魚諫觀此傳下文司馬曰于魚曰皆是一人

之言此大司馬即司馬也固諫者顧亭林云堅辭以諫也江慎

齋云強諫也杜氏以固爲人名非

魯叔蔡叔霍叔似俱是周公兄觀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序管蔡

邠霍於魯之上可見全謝山謂富辰之言似是錦舉恐非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

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

周公旦似有所據但序曹於衛聃之上爲稍異耳管蔡世求云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非是邠卿解孟子并謂周公以管叔爲弟更謬

賈逵杜預等左傳注皆言蔡叔周公兄

昌辰言管蔡廩霍魯衛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鄆郈文之昭也杜預

注十六國皆文王子而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縣侯國故滕國

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

邠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

子未詳其義又富辰曰邠首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四國皆武

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父城縣

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應劭曰韓詩外傳周成王與弟戲以

桐葉爲圭吾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故曰

應侯鄉是也臣瓚曰呂氏春秋曰成王以戲授桐葉爲圭以封

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

音書偶筆

卷之五

七

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又

據左氏傳云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

說不同愚謂左傳當無誤漢志自有舛耳滕國杜注在沛國公

邱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卽滕國

也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

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與漢志合水經注並同惟竹書

紀年云於越滅滕春秋正義滕三十世爲楚所滅通志滕魯隱

公以下春秋後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戰國策又作宋滅

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朱文公孟子集註又云宋王

偃嘗滅滕世本及昭四年左傳服虔注並云齊景公亡滕皆誤

也滕間於齊孟子時齊人築薛滅滕應在其後應國在今河南

汝州魯山寶豐二縣界

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杜注云叔帶襄王母弟而史記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傳異正義曰史記謬也

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

使處原而韓非子又云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

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

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與左傳不同愚按左僖

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疏云文公

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故

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然則箕鄭本與

讀晉偶筆卷之五

趙衰俱從文公後又左趙衰而將新軍則當其處原亦應是兩

人與俱按當時趙衰為原大夫而先軫亦原軫子趙同為原

同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然則壺餐之不食想是一時共事故一為原守一為原令

但左氏詳趙衰韓非詳箕鄭二書所述不同耳按此則守令之

有之至戰國乃分為郡縣長之制曰和錄云吳起為西河守馮

卓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况為蘭陵令城

渾說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

請以三萬戶之郡封太子于戶封縣已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

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水入于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

而謂罷侯置守之始于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

蕪子不祀祝融與鸞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鸞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蕪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耳此說本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義似為有據全謝山云是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固

得祖天子矣文二年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所謂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祖則固以

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左傳不嘗云子宿

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

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鬻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

者非矣禮云支子不祭是爲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

同則禮有異則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

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夔子不祀亦自有非

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此論極當其解諸侯不祖

天子亦與顧亭林毛西河之說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

夔年鄭子產使祝史于厲杜氏以爲厲王廟則向姓

諸侯亦別立廟以祀天子出之天子可知漢高帝令諸侯王都

讀音備筆卷之五

左傳臨于厲廟爲魯之預宮其是

僖二十八年傳云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僨負羈而垂軒

者二百人也詩曹風云且曰獻狀杜預注云言其無德居位者

故責其功狀愚謂此說恐非攷二十三年傳載晉公子及曹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僨負羈之妻以爲無

禮則此年魏曹之罪而云獻狀當是作詎諧語狀卽謂駢脅也

於報密負羈車中正僨負羈之妻所謂得志於諸

者言之不然晉伐曹而數其罪只單舉僨負羈爲辭又

傳中觀裸一大節目矣觀裸國語正作觀狀又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

也去文侯十有五世而史記世家云天子

子虎命考

伯周作晉文侯命並引父義和等語義和文仇之字也遷以文公為文侯不亦謬乎

傳

傳云召孟明西乞白乙

山師于京師之外三十三

年

孟明視西

白乙丙

歸然則視也術也丙

也皆三師

世族譜以孟明為百里奚之子則百里其族孟

明其字古人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百里孟明視也以此

乙之則西乞為術字白乙為丙字可知

乙丙皆天子

而唐白樂

序家狀

曰氏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

子尹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也則又以乙丙為名與左氏傳

兵相愛且帥

白公勝

乙丙六年而白乙丙之

中

中間相去

四十八年而謂乙丙

香山之疎於考古殆亦不無辨矣又唐宰相世系

西乞術白乙丙為孟明之子此雖未能信其必然然觀

失師祇稱孟子而傳言三帥之獲以百里二字冠孟明西乞

白乙之上又以後諸傳言秦晉之事皆止稱孟明而畧於二子

則三帥之

屬一家或有然者

呂氏春秋秦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

及白

史記秦本紀

曰下

孟明視秦叔子西乞術

